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著
张甲民 译



移居 北方的 时节

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既有生，也有死。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有许多美梦，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他们有对未知世界的惶恐，也有对爱情和伴侣温馨的追求。他们当中有的是强者，有的是弱者。生活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施舍过多，对另一些人又过于苛刻……



移居 北方的时节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著
张甲民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居北方的时节 /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著; 张甲民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75-4679-8

I. ①移… II. ①塔…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苏丹-现代 IV. ①I4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780号

移居北方的时节

作者: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译者: 张甲民

策划: 杨平

责任编辑: 杨宁

特邀编辑: 周嘉玲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hwcs.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45千字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679-8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001

移居北方的时节 / 001

宰因的婚礼 / 135

移居北方的时节

—

诸位先生，我是在久别亲人多年——确切地说是七年——之后才回到亲人身边的。这七年，我在欧洲学习，学到了许多知识，也忘掉了不少东西。不过那是题外事，就不必细说了。要紧的是，我怀着对亲人的一腔思念，回到了那个位于尼罗河拐弯处的小村镇，回到了七年之中我朝思暮想的亲人身边。啊，我总算到家了，我终于真真切切地处在亲人之中了！大家喜笑颜开，热闹异常地把我围在当中，不一会儿就让我感到冰雪在我的内心消融，宛如一个冻僵了的人照到温暖的阳光。这是一种只有生活在家人之中才能感受得到的温存。这是我在那个“连鲸鱼都会冻死”的国度里，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从未得到过的温存。由于我客居异国时经常思念他们，所以对于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并不感到陌生。在我与他们重逢的刹那，他们与我之间似乎隔着一层雾，但这层雾很快就消散殆尽了。

翌日醒来，发现床还是从前睡的那张床，房间还是从前住的那个房间，它的四壁都是我少年许多鬼事的见证。我侧耳倾听风声，我以生命起誓，这可是我所熟悉的乡音——一种欢快的柔情细语，这是吹过枣椰林的风声，那是掠过麦田的风声，那是斑鸠的咕咕声。透过窗户，我望见院子里的那棵枣椰树，意识到生活依旧美好。我看着它那挺拔的躯干，想着它那扎进地下的根脉，望着它那绿色羽状的枝叶，心里

不禁有一种恬静感。我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一根随风飘零的羽毛，而像那棵枣椰一样，根深叶茂，挺拔向上。

母亲端着热茶来了，父亲做完礼拜诵毕祷词来了，妹妹与两个兄弟也来了，我们围坐一桌饮茶谈天。我们的生活向来如此，自我来到这个世界，一睁开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可不，生活美好，世俗仍一如既往。

蓦然想起昨天迎接我的人群中有一张陌生的面孔。我问起家人，向他们描述着这个人的样子：中等个儿，年纪约莫五十开外，长一头浓密的白发，下巴颏儿刮得溜光，只是嘴上蓄着一撮比本地男子稍小一点儿的胡子，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子汉。我问他们这人是谁。

“穆斯塔法。”父亲回答。

“穆斯塔法是什么人呢，难道他也是一位返归乡里的海外游子？”

“穆斯塔法不是本地人，”父亲说，“他是一个外乡人，五年前来到这里，置办田产，修建房舍，娶马哈茂德的女儿为妻……关于他的情况：人们知道的还不多。”

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记得抵达家乡那天，人人和我叙旧，只有穆斯塔法默然不语。人们向我打听欧洲的情况：那儿的人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物价是昂贵还是低廉？人们在冬天都做些什么？听说那边的女子都不带面纱，甚至敢于公然和男人共舞，是这样吗？……

一大堆问题，尽我所知都一一做了回答。

“真的吗？那里的人没有婚嫁，男子尽情与女子同居？”瓦德·利斯问我。

我告诉他们，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以外，欧洲人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沿袭自己源远流长的风俗习惯，男婚女嫁，生儿育女。总地说，欧洲人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是一些很不错的人。

听了这些，他们感到很诧异。

“他们那里有种地的吗？”迈哈竹卜问。

“有，怎么会没有种地的呢？”我说，“他们那里干什么的都有，做工的，行医的，种地的，教书的，跟我们一样。”

说到这里我止住了话头，不想把心里的这些话讲出口：“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既有生，也有死。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有许多美梦，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他们有对未知世界的惶恐，也有对爱情和伴侣温馨的追求。他们当中有的是强者，有的是弱者。生活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施舍过多，对另一些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差距正在缩小，大多数弱者已不再是弱者了。”

这些话我没有告诉迈哈竹卜。他可是个聪明人，要是我对他说了那些话才好哩。然而我却小看了人家，怕他不懂。

“我们真怕你带回一个欧洲的骚婆娘来哩！”宾特·曼吉楚比大婶呵呵笑着说。

然而穆斯塔法却什么也没有说，他一直默然倾听，只是偶尔才露出一丝微笑。那模样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种含义暧昧而令人莫解的微笑，就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而他人不知所云一样。

此后，我就顾不上去想穆斯塔法了。我开始与乡邻恢复交往，并重新接触乡间事物。那几天，我就像一个幼儿第一次从镜子里照见自己模样似的，喜形于色。我不时受到母亲的关照，她常常提醒我：谁家死了人，该上门吊唁；谁家娶了亲，该登门道贺。道贺、吊唁，吊唁、道贺，为此我走遍了村镇的每个角落。

一天，我走到河边一棵阿拉伯胶树下，这是我过去最爱去的地方。在这棵树下，我不知度过了多少童年时光。在这里，我曾投石击水，想入非非，思绪飞往遥远的天边；在这里，我曾倾听水车的咕噜声、田野里人们的吆喝声、牛哞或驴叫声；走运时还可看到轮船上行而驶

或下行而过。现在，我站在树下向四周望去，能亲眼见到家乡的变化。水车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河岸上架起的水泵。一台水泵抽起水来可顶一百架水车，只见到河岸在这水泵面前年复一年地向后退，与此同时河水又年复一年地向河中央集聚。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脑海里会闪过一些奇怪的念头。我观察河岸，看到河水奔流使有的地方变窄，又使有的地方变宽，想到生活也一样：一手馈赠，一手攫取。也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什么实际体会，但毕竟还是想通了这个道理，只不过是留在心里不想说出来而已。我现在正是身强力壮、信心十足的时候，应该向生活大力索取自己的权利，应该向别人伸出慷慨援助之手，应该让爱溢出心田而喷涌而开花结果。瀛寰之内有多少地方该去走走，有多少果子该去采撷，有多少书籍该去阅读，生命的册页有多少空白该用大胆的笔触写上明白无误的语句。

我望着尼罗河，河水已开始发浑，准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大雨滂沱把泥沙给冲下来了。

顺着那些躬身扶犁、弯腰荷锄的老乡望去，一片平展展的农田一直伸展到沙漠边缘、村舍脚下。而从村里传来的则是鸟儿的啁啾、家犬的狂吠和斧子劈进柴火的声音。听到这些，我的心境安谧、恬静。我感到了自己的重要——依然是一个充实完备的人。“我并不是那抛向水中的石片，而是一粒投入田土的种子。”

我去看爷爷，他给我讲述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甚至八十年前的生活，使我更感安宁。我一直喜欢爷爷，他对我也宠爱有加。我跟他很要好，原因之一大概是爷爷喜欢讲故事，而这些有趣的传闻逸事也丰富了我幼年的想像力。我出门远行时，曾经害怕他死去再也见不到他。当我思念亲人时，常常会在梦里见到他。我把这些都告诉了爷爷，他乐呵呵地说：

“我年轻时算过命，算命先生告诉我，要是到了能测算天命的年纪，也就是活过六十岁，那就一定能活到百岁。”

我和爷爷一起算了算他的年岁，发现他还能再活十二年。

爷爷正对我讲土耳其时代有个残暴的长官曾经统治这一带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时我想起穆斯塔法来了，我是突然想到他的，便向爷爷打听。爷爷不仅对本地的每一个人，而且对大河上下、南北各地许多人的身家世故都了如指掌。但当我提到穆斯塔法时，他却摇了摇头说：“只知道他来自喀土穆地区，他来本乡差不多已经五年了，买下了一大块土地。那原是一户人家的祖产，可这家人后来各奔东西，只剩下一个孤身女人。穆斯塔法便以重金相诱从她手里买下了这块田产。四年前，马哈茂德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

“哪一个？”我问爷爷。

“我想她叫哈赛娜吧。”爷爷摇了摇头说，“这一族人啊，他们也不管对方是何等人物，随随便便就把女儿给嫁出去了。”接着他又好像是为了挽回失言似的连忙添加上几句：“可穆斯塔法到本地落户以来，倒也没有什么讨人嫌的地方。主麻日^①聚礼他一次不落，红白喜事还都能帮上一手……”爷爷说话总是这样亦庄亦谐的。

和爷爷见面之后两天的歇晌时分，我一个人在看书。母亲和妹妹陪着几个女人在寓所尽头的房间里聊天，父亲已经午休，两个弟弟有事出去了。这时，我一个人倒也落得个清静自在。

“咳，咳。”门外忽然传来两声清嗓子的声响，我起身一看，只见穆斯塔法一手拎着一个大西瓜，一手挎着一满篮橙子。也许是他见我面露惊异，赶忙说道：“本来我不想打扰你午休的，可是我想带几个自

^① 主麻日，伊斯兰教聚礼日，阿拉伯语音译。穆斯林于每周主麻日（星期五）在清真寺举行集体宗教仪式，故名。

产瓜果来请你尝尝鲜，顺便也和你认识认识。真抱歉，这大晌午的，也不是个串门子的时候。”

他的彬彬有礼反倒引起我的注意。本地人是不讲这种客套的，他们是开门见山，有啥说啥。他们想见你，什么时候都会来，不管晌午还是傍晚。至于表示抱歉之类的话，那就更不会说了。

但我还是以礼还礼，给他端来了茶。趁他低着头，我将他打量了一番。穆斯塔法是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一点儿也不假。他前额宽大敞亮，两道眉毛间隔匀称，像两道新月似的镶在眼睛的上方。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和脖子、双肩配在一起显得非常协调。鼻梁挺直，鼻毛发达。当他抬头说话时，我凝视他的双唇和两眼，觉得这个男子的脸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一种刚毅和柔弱交织在一起的神情。他那轻柔温和的嘴唇，那睡意蒙眬的眼睛，使他那张脸与其说是英俊不俗，倒不如说有几分秀气更为贴切。他说起话来从容轻缓，但声音却清晰明畅。他平静时神色显得刚毅，然而笑时，柔弱又胜过刚毅。我看了看他的两臂，青筋裸露，刚劲有力，然而手指却生得修长纤细。当你仔细端详他的手臂、手背之后，再看到这些手指时，你的心会突然一沉，就像从山巅蓦地滑向谷底一般。

我心想，且听他说些什么再相机行事吧，他顶着当头烈日来到我家一定是有话对我说。当然，他到这里来也可能是出于一片心意，送点儿瓜果让我尝尝。我正在揣测他这次登门拜访的用意时，心思被他的一句话打断：“在本村镇的乡亲们中，你大概是我不曾有幸结识的唯一的人了。”

他为什么总是这么彬彬有礼呢？要知道在我们这里，男人们一旦发起火来，谁都会骂人“狗娘养的”呢！

“你的亲戚、朋友可常常谈起你哩。”他说。

这不足为奇。我自己也认为我是本村镇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他们说你获得了一张大大的文凭——你们把它叫什么来着？哦，

是博士文凭吧。”

当他故弄玄虚地问我“你们把它叫什么来着”时，我一点儿也不惊奇，我肯定他是知道的，因为我以为全国一千万同胞都听到了我的胜利。

“他们说你从小就出类拔萃。”

“哪里，哪里。”我这么回答他。不过，说实在的，我那些日子可是真有点儿自命不凡，飘飘然了。

“博士，这可真了不起啊！”

我故作谦虚地说，事情很简单，我只不过是花了三年时间，对一位英国无名诗人的生平做了一点儿探讨而已。

“我们这里可不需要什么诗一类的玩意儿，”他满脸堆笑地说，“要是你学的是农艺学、工程学或者医学，那就好了。”

这可把我惹火了，不瞒你们说，我真的火了。你看他是怎么说“我们”一词的，竟然不包括我，而大家都知道这个村镇是我的家乡，是他，而不是我，才是真正的外乡人呢。

但他却冲我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觉察到他脸上的那股刚毅是怎样地被那柔弱湮没，他的一双宛如女性的眼睛实在妩媚动人。

“我们庄稼人就爱讲实际，”他继续说道，“当然喽，科学，不管哪一门，对提高国家的声望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沉默了片刻。一大堆问题涌上了我的脑际：此人来自何方？何故在此落户？他有什么经历？……但我并不急于询问，操之过急是没有好处的。过了一会儿，他打破沉默局面：“村镇里的日子过得挺自在，这里的人不错，很好打交道。”

“大家对你印象不错，”我对他说，“我爷爷就说你是个德行兼备的人。”

听到这里，他也许想起了他与我爷爷的交往，不禁爽朗地笑了起来。看上去他对我的话很高兴，于是接过我的话题说：

“你爷爷，真是了不起啊！他这个人，都九十高龄了，还腰板挺直，目光炯炯，满口牙齿一颗没掉，骑起驴子来脚尖轻轻一踏就上去。天一亮就起床上清真寺去，嘿，真是顶呱呱的啊！”他说得一点儿不错。可不是吗？我爷爷的的确确是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怕自己还未了解到任何情况，他就走了——你看我的好奇心有多大。因此，我的不假思索的问题便脱口而出：“你真的是从喀土穆来的？”

穆斯塔法不觉一愣，眉宇之间仿佛露出某种忧虑的神色，但他相当老练，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强作笑容地告诉我：“说得确切点儿是喀土穆郊外，也可以说是喀土穆吧。”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心里斗争着：是闭口不言呢，还是再给他讲点儿情况。接着，我看到了他眼圈周围浮现出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阴影，和我回乡第一天看到的完全一样。

“我原先在喀土穆经商，”他面对面地看着我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决定弃商务农。我有生以来就渴望着到这一带定居，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我漫无目的地踏上了轮船，当船在这个村镇停靠时，我被这里的风光吸引，心里浮出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目的地。你看，我就在这里落了户。这个村镇和这里的乡亲们都没让我失望。”

说到这里他收住话头，起身告辞，说要上田里看看，并邀请我过两天到他家去吃晚饭。

告别时，我见他眼圈周围那令人捉摸不透的阴影更加明显。我把他送到门口，只听他说：“你爷爷是了解秘密的。”

“我爷爷了解什么呢？我爷爷可不掌握什么秘密。”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问出口，他就脑袋略略向左一歪，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开了。

我到他家去吃晚饭，发现迈哈竹卜、村长、商人赛义德和我父亲

都在那儿。饭桌上，穆斯塔法并没有提起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他像往常一样不大开口，而把注意力放在倾听别人的讲话上。当有人说完话无人接口而出现冷场时，我趁他不注意，便环顾四周，似乎想从这住宅的房间里及其墙壁上为我脑际萦回的那些问题寻求答案。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与村镇里的殷实之家相比不相上下。像别的人家一样，这住宅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供妇女使用，带有“客厅”的另一部分则供男人使用。在客厅的右侧，我瞧见一间长方形的红色砖房，窗户是绿色的，屋顶不是通常那种平顶，而是三角尖顶，像拱起的牛背一样。

我和迈哈竹卜站起身，其他人赶在之前先行离开了。路上，我向迈哈竹卜打听穆斯塔法的情况。他没告诉我什么新的东西，只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穆斯塔法是个城府很深的人。”

回家后转眼已两个月，两个月中我过得相当惬意。这期间我与穆斯塔法几次邂逅。一次是在我应邀出席的农业项目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是该委员会主席迈哈竹卜邀请我参加的。迈哈竹卜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当我走进会场时，发现穆斯塔法也在。大家正在研究有关农田用水的分配问题。显然是由于某些人，包括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提前给自己的田里放水而引起了非议，人们互相叫嚷着，争论越来越激烈。突然我看到穆斯塔法站了出来，喧闹声戛然而止，大家都非常敬重地听他讲话。

“服从委员会规定的制度是至关重要的，”穆斯塔法说，“否则事情就乱套了，乱得不可收拾。委员会的委员们更应成为执行制度的楷模。如果他们违反章程，也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受罚。”

他话音一落，大多数委员都点头称是，他话中所指的那些理亏的委员们也蔫了下来不再吱声。

毫无疑问，穆斯塔法这个人，是最适合当这个委员会主席的人选。

但是，也许是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大家才没有选他。

这以后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便发生了一件使我大惊失色的事情。迈哈竹卜邀请我参加一个酒会。正当我们饮酒畅谈时，穆斯塔法来找迈哈竹卜商量耕作计划的事情。迈哈竹卜请他入席同饮，穆斯塔法却婉言推辞。迈哈竹卜发誓非要他坐下不可。这时我又一次看到穆斯塔法的眉宇间凝聚着一层烦躁的阴云，不过他还是坐了下来，并且很快就恢复了镇静自若的神态。迈哈竹卜给他敬上一盅酒，他迟疑片刻，接过酒盅，放到一旁，一口未喝。迈哈竹卜又一次发誓，穆斯塔法才不得不饮下那盅酒。我知道迈哈竹卜为人鲁莽，本想劝阻他不要让人为难。因为很明显，人家本来就不想入席就座。但是，我的脑子里又闪出另一个念头，才没有阻止迈哈竹卜。

穆斯塔法非常勉强地喝下第一盅，好像一服苦药似的，一口气把它灌进了嗓子眼。但当他喝到第三盅时，便渐渐津津有味地咂摸起酒味来。这时他脸部的肌肉松弛了，嘴角紧张的神色消失了，双眸变得比以前更加蒙眬、迷人。你在他的头脑中、前额上和鼻梁上感觉出来的那股刚毅随着这饮下他肚子上的酒浆，完全消失在他双眸和嘴角的柔弱之中了。等第四、第五盅酒下肚以后，就无须别人再加催促了。但迈哈竹卜还是给他灌了一盅又一盅，直到他直挺挺地瘫倒在椅子上，双手把着酒盅，失神地望着遥远的天际。突然，我听到他用十分地道的英语吟诵起一首诗来，那首诗我后来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集中曾经找到：

这里是法朗达尔斯，

女人正等着失落的男人归来。

等啊等，失落的人儿永远不会起锚返航，

等啊等，火车更不会送他们回转，
他们再也回不到女人的怀抱！
女人们面无血色，还在等待，
可茫茫黑夜中，失落的人儿，
正陈尸战壕、泥泞和工事旁。
这里是查朗·克罗斯车站，
时间已过夜半一点，
灯光惨淡，痛苦无边。

吟完后他长叹一声，双手仍然把盏，眼神茫然，心灵恍惚在千里之外。

要是从地底下突然钻出一个妖魔，双目喷焰地站在我面前，我也绝不会比现在更加惊愕，是的，我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此时，我心里蓦然产生一种恐怖，宛如做噩梦一般，似乎在我们这间屋子里欢聚的并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我跳将起来，扑到穆斯塔法身上，冲他吼道：“你讲的是什么？你讲的是什么？”

他呆呆地望着我，我不知如何来描述他那眼神，也许可以这么说：这眼神里充满着鄙夷和烦恼。他一伸手猛地将我推开，而后霍地站起身，宛如一个机器人，昂首挺胸，一步一步走出房间。迈哈竹卜当时只顾和参加酒会的其他人谈笑，没有注意刚才的事情。

第二天，我到穆斯塔法的田地里找他，见他正弯腰给一棵柠檬树松土。他穿着一条污迹斑斑的卡其短裤和一件长到膝盖的竹布衬衣，脸上星星点点地沾了一些泥土。

他像往常那样彬彬有礼地向我打招呼，然后告诉我：“这棵树有的枝条结柠檬，有的枝条长橙子。”

“真是奇迹。”我有意用英语和他攀谈。